

# 拾陸—回首

文、圖 | 劉芊彤

於是我終於從那片赤巖下的陰影裡看到了，這片荒原。那裡有著我們的生活，有放學的鐘聲，有不及格的段考，有補習班洶湧的人潮，有歡笑的友人，有不愉快的父母，有你的過去，也要有你的將來。

十五歲的最後一天，機場裡快速通關系統的開門用一種過度滑順的速度敞開，要我走過去，在那之間我按下指紋、看到一張茫然的臉顯示在螢幕上。事隔很久的今天，我才知道那確實是一種隱喻。十六歲，是我認識時間與人的改變的一年。

我常常有種告別感受，卻一言難盡。

時間是很奇怪的，常常我們感覺到的是等待，我們等待長大，於是去了一所又一所學校，接觸越來越細瑣的知識，寫過一張又一張的考卷，我們遇到新的人，也遺失幾個只存於記憶裡的面孔，聽到多少次結業式上的嬉鬧，也感覺到每個暑假最後一晚的悶悶不樂，從我升上國中那天開始，這種憂鬱的情懷就藏在黝晦的深處，像一道濕濕黏黏的影子盯著我，或許那是辛棄疾式的強說愁，我也無從分辨。有一次因緣際會得到高雄市青年文學獎，我的世界從此充滿了各種想像，我想那是屬於我的最初的少年，是對生命和未知的期待，並且知道自己想要做些什麼，一種青春的刺激感在顫抖、在欣喜若狂，但在那些興奮背後，我知道有那道黑影會回來迎接我。

畢業後的暑假我讀到 T.S. 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那是一部漫長的夸父逐日，虛無與荒謬在一片炙熱赤裸的大地上展開，而在那裡我們的生命忙碌、混亂著，出生、追逐、死去；我想我的心靈是在那時候誕生的，我似

乎找到了一種解釋，而那是悲觀的，是只在我心裡徘徊而未曾對人訴說的。五月在柬埔寨短短的旅行啟發了我創作〈當我施點小費給古地〉，很榮幸地獲得臺灣文學館愛詩網新詩創作青少年組二獎，同個夏天，另一首詩〈荒涼的盛宴〉誕生了，隔年夏天拿下高雄市四校聯合文學獎「馭墨三城」新詩第三，我忘不了評審須文蔚老師對那首詩說的一句話：「我讀到了年輕的帕斯，對島國的哀嘆。」

奧克塔維奧·帕斯，諾貝爾獎得主，1914年出生於墨西哥，一個介紹他的網站上是這麼寫的：「1930年八月號上刊登的英國詩人T.S.艾略特的現代詩〈荒原〉使他著迷，這首長詩在他心目中始終是一座詩歌的豐碑。」我隨性地讀過幾篇他的作品後，想起曾看過的一幅達利較不為人知的畫，叫做「尋找虛無的安普敦化學家」並感覺到在艾略特、帕斯和達利之間有種冥冥的關聯，彷彿可以從中找到安撫黑影的平靜，卻不曉得如何解答。我感覺到夏天結束了，鬱悶的秋老虎躁著不耐煩的腳步久久不肯離去，牠想問我某個問題，我卻聽不懂。

我離開了詩和寫作好一陣子，原因是因為我忙著參與高中的各種活動、忙著認識新的人、忙著讓自己當上夢寐以求的社團幹部。有天我驚訝地意識到這並不令我快樂，十六過了快一半，一年前初入大海的新鮮感早不復見，剩下的只有過熟水果般的氛圍，機械式地在段考的週期間運行著，然後在午餐時間感受到一種空虛閒聊的趣味，並在下午第一節課的沈重眼皮中懊悔著說不上來的什麼。我經歷太多好的和壞的，我上了更多法文課、去了澳洲，我經歷了朋友間的冷戰，我遇到一位惱人的老師，還有彼此爭執的父母；衝突、怨恨與怒罵，在那片無盡的煩悶與恨意交織的黑暗中，我搭公車回家，太陽穴隱隱作痛，這種痛苦在詩裡找不著。晚上因為過度疲憊而倒頭睡去，並在隔天早上刷牙時感受到胃裡沈重的絕望。我知道那是因為我後悔關於自己所下的決定，而這種否定帶來的是更難熬的苦澀。



與須文蔚老師的合照。

做  
16  
歲

某天我想起一位國小的好友，小時候我問她，如果在卡片裡稱她老朋友會不會覺得肉麻，她笑得很燦爛說怎麼會呢？那時候我們已經認識四年，對於小孩來說很長了，但現在想起來卻只覺空虛，在這種情緒中不難意識到這種「逐漸的分離」似乎是不變的主題，情感的褪去就像穿著的衣服隨著洗滌的次數逐漸褪色，最後不得不脫下它。和國中的幾個死黨們相約吃冰淇淋的下午，我想起一些我曾經最珍惜的名字，那些朋友如今是

已經模糊的雕像，而眼前這些對我的過去一無所知的人，我也對他們的過去一無所知，交會後互放了光亮，然後呢？那個你想回首再見的身影是什麼？在那闌珊處等待你的又是什麼？於是我們把假日塞滿了像冰淇淋一樣的耽溺，被推著前進，並對於一處迫近的岔路口變得敏感，然後聽見這樣的對話：「你以後要唸什麼？」那個既定的回答自然就是：不知道——這般對話通常伴隨著一陣頗長的沈默，那是回首過去然後發現不堪回首，是發現自己不再肯定，是找不到過去。

一個朋友告訴我她確定會去美國念大學，也一直很積極地在準備著各項相關考試，她的話令我想起自己曾經想去香港念書——直到母親說堅決不同意的那天。如今這個已全然放棄的我充滿著太多成績的叫囂與大大小小的失落與放空，那句俗爛的「年輕氣盛」說「青春，是以為知道自己要什麼且能夠拿到全部」，直到你翻開高二英文最後一課，發現美國著名詩人羅伯·佛斯特在選擇了林子裡的一條道路後，卻懷疑自己是否能重回那決定一切的路口，然而他沒有說的是，生命的有些時候像是通過一道太過快速的關門，在你意識到

前就通關了，我想那遠遠不只是因為一場將近的大考，而是因為十六歲的背後有著另一個自己的消逝。我喪氣了好一段時日，而如今我已不再哭泣，前陣子我偶然間找到之前收起來的〈荒原〉，距離初讀到現在已經兩年了，我看到那個過去的自己在赤巖底下招手，她仍想要指給我看那些少年的愁：



與社團的朋友們和好後，順利完成音樂比賽的合影。

「是什麼根在抓著，是什麼樹杈  
從這片亂石裡長出來？人子呵，  
你說不出，也猜不著，因為你只知道  
一堆破碎的印象，承受著烈日曝曬，  
枯死的樹木無從遮蔭，蟋蟀的聲音不肯饒人，  
乾旱的石頭不聞水聲。唯獨  
這塊赤巖下有陰影，  
（快躲到這赤巖下的陰影裡來，）  
我要你見識一樣東西，那不同於  
早上在身後跟著你的影子，  
也不是黃昏時起身來迎接你影子；  
我要讓你看清楚一撮塵土裡的恐懼。」



How to Stop Time書影。

於是我終於從那片赤巖下的陰影裡看到了，這片荒原。那裡有著我們的生活，有放學的鐘聲，有不及格的段考，有補習班洶湧的人潮，有歡笑的友人，有不愉快的父母，有你的過去，也要有你的將來；長大了的人不見得懂得什麼是少年愁，有時候少年自己也不懂，不見是維特式的瑰麗憂鬱，可能只是在一天將盡的時候與對桌吃飯的同學間的一陣沈默；有時候你會覺得莫名的悲傷，然後大嘆一口氣，想知道那究竟是什麼，像根一樣地抓著，我想是我們徬徨的少年，在那早上跟著你的影子和迎接你的黃昏之間。最近剛讀了 How To Stop Time，中文書名叫《時光邊緣的男人》，是個關於活了四百多歲的男人尋找失散的女兒與生命意義的故事，因為老去的速度異於常人的慢，男人不停改變身分，東逃西躲的生活就像試著走出看不見盡頭的沙漠，他曾經愛的人都離開了，隨著歲月他逐漸覺得彷彿失去了自己。但最後他想通了，過去沒有消失，只是藏在未來的時間裡等待，而未來就像冰山之後的陸地，你只能猜想其樣貌，卻永遠不可能知道。

我不可能再會是從前的我，但重要的是我們都該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這麼簡單的道理我花了這麼久才想明白，終究卻是高興的吧。不久後我就要向這個十六歲的自己告別了，那些在我後面不遠處的朋友，我希望他們也能從自己的荒原上找到屬於自己的模樣。☒

做  
16  
歲